

父亲的一天

父亲打电话说要来周口一趟,给我们送点东西。

又是近三个周没有回老家了,前两天妹妹在电话中嘱咐我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,我当时满口应承:“好的,好的,一会儿就打。”结果,还是忘在了脑后。

可能是父亲没接到电话,感觉放心不下,想来周口看看我们。

搁在往常时候,我会让他等等,赶到星期天回家接他来。他每次来也不常住,最多三天,铁定回家。他放不下家中一摊事,也不想让我母亲太累。

这次,我改变了主意。因为前几天去超市,我看到一件老年款棉服,觉得父亲穿挺适合。正好这次他要来,让他试着买会更合身。于是,我告诉他来之前给我打电话,我去车站接他。

第二天早上,父亲便乘车来到了。

他穿的不是那件有点缩水的旧棉袄,而是一件新棉服。我问父亲:“棉袄什么时候买的?”他垂下眼睑,瞅了瞅左右两边的衣袖,低声说:“买有一个星期了,今天刚上身。”然后,抬起眼问我:“合身吗?你妈说有点胖!”我告诉他挺适合的。他听后,竟然像获得肯定后的小孩子一样,满足地笑了。

因为白天还要上班,临走前,我嘱咐放假在家的儿子陪伴老人。他们祖孙俩很快达成一致意见——到街上去转一转。

下午下班回家,已经接近五点。儿子和伙伴们在小区楼下疯玩。我给父亲打电话,问他在哪里,他说吃了午饭后又去街上了。问了他在哪儿后,我让他在原地等着,我们赶过去一起去洗澡。他答应了。

父亲本是精瘦的体格,他总说自己怎

么也吃不胖,但在洗澡时,我才发现父亲真的很瘦,全身上下没有一点累积的赘肉。或许父亲觉得自己真的老了,或许父亲觉得儿子真的长大了,我让搓澡工给他搓澡、给他拔火罐,他很痛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,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抗拒。这出乎我的意料,我原本想好多个理由来劝他的。因为在以往他是很反感这些的,总是说太浪费钱。

其实,我也早有察觉,最近一年多,父亲对我的态度渐渐有了变化,和我说话时开始用商量、探讨的语气,提醒我时多是建议规劝的语气,这让我觉得父亲不似原来固执,亲切温柔了很多。

洗了澡出来,外面已是华灯璀璨。我本想进餐馆点几味精致的菜肴,让父亲尝尝鲜,给妻子打电话,她说今晚下班早,已经做好饭,只得作罢。

在饭桌上,父亲用委婉的口吻规劝我们,别懒惰,做个勤快早起的人,特别嘱咐我,平时要少喝酒,又说来到这里看见我们各方面都很好,他也放下了心,明天上午就回去,路过项城还要看望一个老友。我们都劝他多住几天,他重申了这一趟的来意,还是决定明天上午就走。

第二日,中午下班回来,家里空荡荡的,仿佛父亲昨日没有来过。拿起手机,拨号过去,听筒中传来响亮又快活的声音:“我刚刚回来,现在在老家院子里呢!不用挂念,你妈在家挺好的!”

丢下电话,百般滋味涌上我的心头:匆匆而来又匆匆回去的父亲啊,我何时才能让你真正放下下心来呢?

(张逸波 市经济开发区陈营学校)

西安行

今年“五一”,爸爸、妈妈带我和哥哥去西安旅游。

爸爸开着汽车带着我们向西安一路奔去。透过车窗,放眼望去,绿油油的麦田渐行渐远。我随口说出:“近看像田野,远看像草原!”家人们都夸奖我长学问啦,形容得好。

经过八九个小时的车程,我们顺利地到达西安,此时已经是华灯初上。这古城风景的确是名不虚传!

我们先去了回民街吃饭,一眼望去,食客熙熙攘攘,霓虹灯把整条街照得通明,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巨龙。街两边好吃的很多,有肉夹馍、羊肉泡馍、烤鱿鱼,还有网红冰淇淋,传统的、现代的,令人嘴馋的小吃真是太多了!当然,我最喜欢的是冒烟冰淇淋,吃在嘴里,口里鼻子里都

冒白烟,就像是蒸汽火车一样搞笑。

第二天,我们去看兵马俑。那里有很多陶俑,一号坑是步兵,二号坑是车兵,三号坑是射手,他们整齐地排着队,有的静静地看着前方,像是在想念着自己的家人;有的手拿弓箭,像是要作战冲杀……

到了晚上,我们来到大雁塔公园,欣赏那如梦幻般的音乐喷泉。只见公园里围了很多,喷泉随着音乐的节奏,一会儿喷得高,一会儿喷得低,真好看,很多人都拿着手机拍照。

第三天,我们去吃裤带面。这是王俊凯来吃过的网红店,面条又长又宽好像裤带,香喷喷的好吃极啦,裤带面的色香味果然名不虚传。

三天的西安之旅,我们玩得很开心!

(彭炜越 淮阳外国语小学)

小小拉拉秧

前年暑假,我做了静脉曲张手术,卧床二十天不能动弹,身心备受煎熬,苦不堪言。刚下手术台,我像一个被缚了手脚的犯人推进了病房,心情一落千丈。

几天后,当我还深深地陷入沮丧与绝望的深谷时,无意间眼前一亮,看到玻璃窗外红砖院墙上,有一枝约30厘米长的拉拉秧(葎草),从外墙顶部向内倒垂着,在明艳夏阳的照耀下显得鲜艳夺目。夏风徐徐,它不时地舞动着娇嫩的身躯,微笑着向我炫耀它的靓丽青春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到那嫩绿的枝叶间迸发出来的朝气和活力,感受到那生命的音符在跳跃,生命的光焰在闪烁。顿时,我来了兴致:一个小不点儿般的植物竟能在酷暑下展现生命的诱惑,显示其自强不息的生命信号,何况我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呢,岂能因一次小手术而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?不更应扬起生活之帆,握紧生命之舵吗?是啊,那一刻,我茅塞顿开。

这生命的绿色呀,岂不是给病榻上的我注入了一针“兴奋剂”?它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希冀在荡漾,催促我坚强地面对挫折和不幸,以良好的心态笑对生活,笑对明天。

接下来,为了打发空虚寂寞的时光,我在隐约的苦痛与百无聊赖中睁开睡意朦胧的眼睛时,总会用心去寻找那棵拉拉秧,去捕捉灵魂的栖息地,去观赏拉拉秧的生长变

化,见证着它一天比一天大起来,心中不免感到一丝慰藉,行将枯竭的心仿佛得到一股股清冽甘泉的润泽,病痛也离我渐行渐远。

生命,生命,这绿色的拉拉秧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呢?我在病床上辗转反侧,思忖着:自然界中,这不起眼的拉拉秧看似渺小,其实伟大。说它伟大,是因为它拥有顽强的生命力,能面对各种复杂的险境——无论炎热的夏天,还是萧瑟的暮秋,在河沟路旁闲置废墟处,总能昭示其生命的葱郁,绽放生命的魅力,并将其秉性赋予于人,给人以启迪,传递正能量。说它渺小是因为它极平凡、极普通,甚至被人讨厌唾弃。

二十天后,我准备收拾东西出院时,再次深情地凝望着这棵正对我脉脉含情又恋恋不舍的拉拉秧,看到它长有一米多长了,还发了几侧旁枝,枝丫间形成了一片如画的扇形绿荫,点缀着红墙绿瓦。我心甚慰。

回家的路上,我悲喜交加,情不自禁泪眼婆娑。喜的是自己即将泯灭的魂魄,托福于那棵拉拉秧的生命召唤,我在恍若隔世中,似乎经历了凤凰涅■而后重获新生的愉悦;悲的是住院期间自己的身心如同在炼狱中受尽酷刑的个中滋味。

拉拉秧,这小小的生命绿色,竟折射着人性的光芒!

(刘振南 商水县步行街)

